

拒马河畔的南峪村

马秀峰

他自己先开了一家,又动员8户村民跟他一起。街道上9家“农家乐”依次排开,算是小有规模。

终于,有稀稀拉拉的游客来了,在村里走马观花地转一转,在“农家乐”简单消费一下,逗留不超过两小时。

村里人失望,段春亭迷茫,他小心地询问游客,游客说:“这山上、坡下没有景色,怎么会吸引人?村里的饭店没有特色,游客何必绕个弯来南峪村消费?”

是啊,平淡无奇的南峪村怎样才能引来游客呢?

2010年,途经南峪村的张涿高速公路建设,南峪村头将成为进入野三坡景区的第一个入口。凭着多年经商的敏感,段春亭认定,这条高速公路将为南峪村的发展带来巨大商机,一个打造野三坡“旅游第一村”的计划开始在他的脑海里萌生。

段春亭想,人们千里迢迢到野三坡旅游,看的是什么?看的是大自然的青山绿水,领略的是淳朴的乡野民情。优美的生态环境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。

那就先从恢复村庄和山岭坡地的自然生态做起。

他和村两委班子一起,动员村民房前屋后栽花种树,全村2万亩山场全部封山育林。

计划容易,做起来却一波三折,阻力首先来自村里的养羊户。南峪村地少土薄,田里的收成仅供温饱,一半的村民要靠养殖山羊卖给景区饭店来贴补家用。

“不让放羊可以,你给找个挣钱的营生。”60岁的王振设,对上门做工作的段春亭气冲冲地说。

从王振设家出来,段春亭来到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,他找到负责人,一番商量之后,王振设和其他一些劳动能力较强的养羊户被安排到工地上干活,身体稍弱的几个,被安排到山上做护林员。

养羊户的挣钱门路得到了妥善解决,禁牧养林得以顺利实行。

经过5年休养生息,南峪村的山林逐渐丰茂。春天百花绽放,夏天绿树如荫,秋天满坡金黄,冬天玉树琼枝。春华孕育了秋实,南峪村开始四季有景。

村,最后只有一个村入选,在全省范围竞争,难度可想而知。

考察需要一年的时间。“不能坐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。”段春亭想。

他到北京周边发展比较好的村镇取经,回来开始带领村民整治村容村貌。

先解决村里夜间出行靠手电筒的问题,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装了90盏。接下来解决村里街道污水横流和生活垃圾乱堆乱放问题。排污管道入户,生活垃圾分类,段春亭跟着垃圾分类车走街串巷,挨家挨户上门回收,遇到没有分类或者分类不合规的,当场纠正。

终于,各家各户都用上了统一的供水和排污系统,生活垃圾当天即被分门别类清运消化,南峪村露出清秀的容颜。

项目考察组来了,上山山下、村前村后逐一勘察,每个院子、每家每户都做详细调研。

经过3轮考察、3轮评审、1个试点项目考评,南峪村从22进10,再从10进2。在终审陈述时,段春亭以“南峪村的美丽乡村梦”为题,向评审组深情讲述南峪村的美好愿景,务实的态度、清晰的思路、坚定的信心,感染了现场所有人。

考评组负责人后来告诉段春亭,除了区域环境、生态资源等客观因素外,村集体的凝聚力、执行力,也是项目落地南峪村的重要加分项。

项目落地,南峪村发展的机会来了。扶贫资金到位,开始谋划产业,选择项目却让段春亭费尽了脑筋。

无论是野三坡还是十渡,景区已经成熟发展了几十年,形形色色的农家院有几千个,大同小异的宾馆酒店有数百家。继续跟风行不通,得另辟新路。

段春亭日思夜想,绞尽脑汁。他在村里转来转去,从上街转到下街,又从下街转到上街,在一家闲置多年的老宅前,他停下了脚步。他想起当初游客的那句话。对呀,南峪村的旅游之所以发展不起来,就是因为没有特色。把这些闲置老宅改建成民宿,外观设计保持民居原貌,内部进行现代装修,为城市客户打造乡村梦,这不就是特色吗!

二

2015年,南峪村终于迎来转机。

中国扶贫基金会要在河北省选一个村,打造“百美村宿旅游扶贫项目”。段春亭赶到镇里打听,给南峪村报了名。

当时,河北省5个贫困县、22个贫困

2016年4月,南峪村农宅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,段春亭出任理事长。民宿经营采取全体村民共享、多投多得、多劳多得和帮贫济困的收益分配方式,贫困户经过培训可以担任民宿管家,享有保底工资和绩效工资。这样的分配方式,既符合村民“村庄发展人人有份”的需求,也符合村庄“扶危济困”的传统民风。

南峪村的民宿一点一点开始成型:屋梁门楼所用的第一批木材刚刚从车上卸下,一块方方正正的石材已经在民宿的院墙上垒起。

项目新,愿景美,南峪村化茧成蝶的美丽乡村梦能否实现,在此一举。

2016年9月,两套精品民宿落成:青砖灰瓦的院落,明亮雅致的居室,看得见青山绿水,闻得到草木花香,一经推出,即受到游客追捧。年底,两个民宿小院营业额达到了8万元。

合作社精品民宿的成功,让南峪村民感到振奋,也让段春亭悬着的心踏实了下来。

2017年,又有6套民宿投入使用,仅半年的营业额就达到174万元。2018年,合作社继续投入,新增改建民宿7套,

年底分红达到268万元,全村人均收入达到7600元。至此,南峪村彻底摘掉了穷帽子。

2019年,段春亭被授予“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”,同其他乡村致富带头人一起去国外考察学习。国外乡村“三产融合”的产业模式打开了段春亭的思路,也让他意识到南峪村目前产业模式还相对单一,未来要做大做强,就需要在民宿经营之外,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、餐饮服务、特色旅游的综合发展。

回国后,段春亭带领合作社建起了一座70亩的生态体验采摘园。

有了生态采摘园,踏春赏花,避暑露营,秋收采摘,烧烤野炊,这些原生态项目成了游客享受田园生活的绝佳之选,也成了南峪乡村旅游的又一个亮点。

四

2020年,南峪村集体收入达到1160万元。村民富裕了,村庄发展了,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被吸引回来了。

90后段合宾是村里第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。段合宾2015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,收入不错,但一直苦于无法照顾家里身体不好的父母。看到村里民宿发展得有声有色,段合宾便有些决心。段春亭知道后,找到段合宾,向他介绍合作社民宿的情况,并表示全力支持。段合宾将家里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一套四居民宿,经营理念先进,设计风格独特,民宿推出后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,客房一度供不应求。到年底,不仅收回投资成本,还赢利10万多元。

初战告捷,坚定了段合宾继续创业的信心。第二年,他又流转了村里一套闲置民宅,扩大民宿规模。既能发展自己的事业,又能照顾父母,段合宾感到心满意足。

在打理好自己民宿的同时,段合宾还同其他民宿分享客源,出主意,帮设计,用互联网为全村民宿做推介,招揽客人。段合宾说:“现在回过头来想,作为农村的孩子,出去求学,不是为了远离农村,而是为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。”

与从城里回乡创业的段合宾不同,田春苗的创业之路是本土式循序渐进。田春苗之前在野三坡景区做导游,看到村里民宿发展势头不错,便回村做了一名民宿管家。导游的经历让她熟知营销,并积累了一定客源,做管家则让她掌握了一整套民宿接待、服务和管理技能,田春苗渐渐有了自己创业的念头,和丈夫商量要开民宿。

“平时的游客大多是老客户带过来的,也有一些客人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我家院子以后打电话订房。”田春苗的民宿由小夫妻二人自己经营,开业后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几乎都客满。

“民宿是我们自己设计的,庭院中的草坪、秋千、观景台,与南峪村的自然风光相映相衬。”田春苗的语气中透着自豪。

像段合宾这样回乡创业的大学生,南峪村现在已经有8人。这些年轻人客源互通、互帮互助,有新的理念、新的思路,再加上运用短视频、直播等网络营销手段,南峪村的民宿旅游做得风生水起。一脉青山,一汪碧水,以山水绘画,用庭院写诗,南峪村的美丽乡村梦才刚刚开始……

左图为南峪村风光。 姚广摄
版式设计:赵德汝



花园里的博乐城

熊红久

顺着青山栈道拾级而上,台阶边的花朵争相绽放。紫色的柳兰、红色的月季、雪青的糙苏、金黄的万寿菊、五彩的格桑花等将步道装饰得姹紫嫣红。夏槐、黄金树、三刺皂角、山杏等林木将山体包裹得绿意葱茏。站在山顶的望城亭,四下环顾,万亩海棠林碧波荡漾,一条条宽阔的大道与一幢幢别致的高楼铺陈开来,花团锦簇、浓荫密布。清河公园、滨河公园、开屏河公园、人民公园、凤凰山公园、锦绣休闲公园……整个城市掩映在绿荫之中。

而曾几何时,脚下的山,是垃圾山,眼前的海棠林,是荒漠地。博乐现在的美好,让我有了恍如隔世的慨叹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为了参加高考,我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赶往六十里外的县城博乐。很小的时候,从大人们零星的描述里,我就觉得博乐是个了不起的地方,那里有柏油路,有很多会骑自行车的人,有很多商店,有很多好吃的糖果。

沙石路上大坑套着小坑,颠簸了四个多小时,精疲力竭,我终于看到了城市的路灯。站在如梭的人流中,心潮澎湃,顿时忘记了疲惫。第一次站在有路灯的柏油路上,第一次登上县城最高的三层楼,第一次见到顾客如流的商铺,我站在原址建造的“北京桥”桥头,感叹眼前的繁华。

三年后,大专毕业,博乐撤县建市。我分配在市里工作。不知不觉间,二十多年就过去了。每天骑车上下班,早已看惯了沿途的平房和商铺。城市小,日子久了,就都熟了。看着身边人结婚、生子;看着蹒跚的孩子,渐渐就高过了父母。街道没变,店铺没变,甚至连人们看这个世界的眼睛,都没有变。

变化似乎是陡然间发生在博乐的。北京路的大转盘边上,立起了“生态立州、旅游兴州”的标牌。改造清河上的北京桥,成为变化的起点。

那时每天上下班,都要经过北京桥,三年多,我见证了工人们日夜奋战,让这片狭小的水域化茧成蝶的过程。昔日宽三十米宽的浊水河,已拓宽成百米宽的景观带,碧波荡漾,蝶花掩翠。这里已成为市民们游玩的绝佳去处。周末,约几个亲朋好友,坐在河边的夜市,举着啤酒,吃着烧烤,看着霓虹灯倒影映河面,清爽的微风沁人心脾。在城建部门工作的朋友自豪地说,这才是刚开始呢,博乐要在五年内,打造成一座清新秀美、舒展大气、水系环绕、宜居宜居的现代文明城市。

城市的改造果然开始提速。我居住的小区,大部分都是不抗震的老楼,确定拆迁后,不到一个月,就全部搬空。解决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,堪称城市美化的点睛之笔。垃圾山上种花、种草、种树,一座青葱碧绿的观景山,拔地而起。

通过望城亭里架设的一台高倍望远镜,能观察到整个博乐城区的全貌。青山之南的开屏河与之北的博乐塔拉河,像两条波光粼粼的哈达,把美好的祝福,献给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。两河水系相互贯通,又分别与五一水库、七一水库相串联,增加了

十年的砥砺奋进,一座城市脱胎换骨,新的生活如诗如画。

绿水青山果然带来了金山银山,来博乐市观光的游客,翻倍增长。如今的博乐市,再看不到黄沙弥漫、污水横流了。人们生活在花园里,行走在丛林中。抬头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俯瞰是清清的湖水鱼儿跳。公园里,市民们唱歌、跳舞、拉琴、耍剑,我能从他们不同的表情和神态里,看到相同的表情,那是对新生活的自信。

我还看到了他们内心的花儿,也在蓬勃绽放。

下图为博乐市滨河公园。
夏特克·海拉提摄



大地



村前是碧水依依的拒马河,村旁是草木葱茏的清泉山,东临世界地质公园房山十渡,西接国家5A级景区野三坡……可是,2014年之前,地处京冀交界处的河北省涞水县南峪村,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。

那时,眼见河对岸村庄的村民,因乡村旅游腰包鼓起来,小车开回来、楼房盖起来,一河之隔的南峪人同样靠近旅游区的景观资源,却吃不上旅游这碗饭。

心里最急的,莫过于村支书段春亭。1999年8月,在外做木材加工生意的段春亭回到家乡,担任南峪村村党支部书记。

村民们打量着这个年轻的带头人,看他怎样为南峪村开辟一条致富的道路。

因为贫穷,多年来南峪人出村走的是一座冬天搭建夏天拆掉的临时木桥,进村是一条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砂石土路。村委会没办公室,村集体也拿不出一分钱。

段春亭上任后咬牙跺脚做了两件事:修桥,铺路。

自己拿出准备扩建厂房的6万元做启动资金,其余大伙筹集,村民锹镐自备,义务出力。

趁着初冬拒马河浅水期开建,垒石做墩,水泥浇筑,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漫水桥架好了。

转年开春,从村外主路开始,接着是村里辅路,一点一点推进,一条蜿蜒进村的水泥路修好了。

桥通了,路修了,村里人眼巴巴等着,盼着。游客还是没来,小山村依旧冷清。

好在村民出入方便了,山货土特产可以拿到外面去卖,终究是增加了一些收入。

段春亭琢磨,邻村的旅游收入主要来自经营“农家乐”,这是一条不错的致富路,南峪村也可以开农家饭店。



好雨知时节

陈爱民

春天来了,春雨淅淅沥沥、沙沙绵绵、洋洋洒洒,仿佛把偌大的江南织在一个清新、活泼、润朗的网里。

春雨是赶着趟儿来的。连续几天,雨总是不紧不慢地飘着,开始是毛毛雨,看不见,拂在脸上,是丝丝的凉意。接着,雨下得大起来。雨滴落在水面,砸出好看的波纹。过些日子,枯瘦的河流丰腴起来,一座座山从苍翠转为碧翠,再过一阵,那就是葱茏葱茏的景象了。一场春雨一场暖,初春的天空是灰茫茫的神情,到清明时候,明亮的光芒就会四处闪烁。

雨的滋润,颇有力量,使得那些花

啊,草啊不甘落后。昨天,坡上还只是冒出草的短芽,毛茸茸的;今早,草的嫩绿就连成了片。勃勃的生机是挡不住的。

春雨中最美的风景,还是在田野。雨下得欢,下得勤,柳树的风姿就全在轻轻浅浅的烟雾里了,迷乱了人的眼。紫云英随风起伏,形成的波浪像跳着华尔兹,这是在踩着雨点的节奏。布谷在雨里的鸣叫有些低沉,但一直稳健,它们飞得快,一眨眼就到山那边了;白鹭喜欢做独行侠,翅膀抖落水珠,轻轻盈盈起落,仿佛在展示着天生丽质。站在高处望,感觉雨水像被精心设计的宏大背景:雨水摇一摇身段,眼前的水墨画就颤悠悠

动一下;雨下得久,这轻灵的一幅画就成了大写意,洒向四周,洒向远方。

一犁好雨伴春来。雨的好,还反映在农事农活上。春耕、春播、春种是一刻也耽误不起的。雨秧的活儿完成得早,秧田被整理得熨帖光滑,隔成长方形的一块块,秧谷撒下去,被软软的泥含住,秧谷落得不深,过几天就蹿出了苗;为防寒潮,秧谷上铺了一层苔藓,再加盖薄膜。插秧也在加快,男女老少齐上阵,唱着山歌比着赛,几天工夫,山沟里亮光光的梯田就青了。

闹春耕,正在增加很多新内容,尤其是今年,农家有了更多“宝贝”,比如

犁田机、旋耕机、插秧机等,大家总结得有些“牛气冲天”:过去春耕靠水牛、黄牛,累啊;现在舒服啦,“铁牛”“飞牛(无人机)”干活又好又顺溜,痛快!春雨沁润着田野,扑面而来的,还有滚滚的现代化气息。

雨不会闲着,地里也闲着。菜园子已经被锄头翻弄了一遍,栽瓜种豆,每家每户忙得不亦乐乎。到谷雨时节,雨会下得很从容,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豌豆等将纷纷挂果,它们较着劲,看谁飞得快鼓起来、胖起来、靓起来,热闹得紧。

“立春三场雨,遍地都是米。”还等啥呢?抖抖擞擞筋骨,融入原野,干活去!